

助学生渡过心灵的险滩

——“生命教育”德育主题研讨会撷英



□本报记者 池沙洲

“她明知身体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仍然坚持训练,换作同龄人的我,我想应该承受不了这种艰辛。她是一个很伟大的女孩,让我真心佩服。”一个女生站起来发表感言,就在刚才,教师在课堂上播放了一段视频。

视频介绍了跳水运动员全红婵,没有突出其辉煌的体育成就,而是集中讲述了她参加巴黎奥运会前那段时间的困境:生理发育引起的体重变化、伤病困扰和身体损耗交织、网络舆论带来的心理压力……但这些都没有阻碍接下来的传奇——全红婵成为中国奥运史上最年轻的“三金王”。

这是近日浙江省中小学德育工作主题研讨会中的一幕。这次活动于杭州上海世外学校举行,是浙江省教育学会德育分会第七届换届大会暨德育主题研讨会的配套活动。这节在“生命教育”研讨主题之下的班会课题为“生命有光,潜能无限:探寻最好的自己”,执教者为杭州市夏衍初级中学教师汪晓东。

一堂班会课,直面当代学生困境

“是的,她只是一个来自乡村的普通女孩,但她善于发掘潜能,突破自我,把原本看起来的不太可能变成了可能,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耀眼的光芒。因此,同样作为普通人的我们,都可以向她学习。”汪晓东总结道。

接下来,汪晓东让学生往一些空格里填数字,猜一猜人脑的生理数据,结果学生的估计和事实有很大差距。汪晓东公布答案:“神经元的数量约为860亿个,每个神经元平均有约1万个树突棘。这意味着,我们的大脑可以

做很多事情,有大量的潜能等待着我们去开发。”

他介绍了多元智能理论体系,列出了语言智能、空间智能、运动智能等8项智能,并让学生评估自己的潜能开发情况。

“我觉得,我在逻辑推断这一方面可能比较优秀,但语言能力很欠缺,比如演讲的时候会有些结巴,甚至还会忘词……”

“我在理科方面比较薄弱,现在面临中考,需要为自己的学习规划做一些调整……”

学生遇到的基本上是当代中学生的普遍难题——知道自己的弱点,但对于补短板缺乏自信。

随即,汪晓东要求学生分小组讨论如何补短板的具体实施方案。不愧是初中生,具备基本的分析和判断能力,因此讨论成果还颇令人满意。

对于驱动力不足,有小组认为,可以将体育经验迁移到学习上,用外部压力来激发内部驱动力。如学生单独测试1000米跑时,同学在边上领跑能提升成绩,那便可以找一些学习搭子,通过互相监督、帮助、鞭策,达到共同进步。

对于抗拒体育锻炼,有小组认为,首先要反对过度竞争和高强度运动,注意科学锻炼;其次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开始行动起来;最后要经常想着体育锻炼的益处,这样才能忽视运动过程中产生的疲累和痛苦。

对于班里一个“社恐”的学生,有小组给出了3点建议:一是把自己想象成“社牛”,从内心摆脱“社恐”的标签;二是从简单的交流开始学为人处世,比如去照顾老人,向老人问好,给自己一个心理适应的过程;三是进行刻意的、经常性的、多次的社交训练,让自己尽快摆脱目前的状态。

……

一个人的发言,转动全班思考齿轮

“潜能就像藏在海面下的冰山,沉睡在我们心底的巨人,等待我们去唤醒。”这节课的结尾,汪晓东表示,将用新设计的超能形象卡贴、21天超能打卡计划表等工具,跟踪落实学生制定的每一份个人计划。

“这节主题班会课非常契合初中生的现实需求。”湖州市教育科学研究中心德育教研员程雪峰应邀作课后点评。他认为,“部分学生在学业上面临较大挑战,表现为作业量大、睡眠不足。而且,他们经常会怀疑自己的学习水平,从而陷入深深的焦虑之中”。

“汪老师的逻辑非常清楚,而且从不打断学生的发言,因此学生的发言量都很大。这一点非常可贵。不论学生讲得好还是不好,甚至不论他们讲还是不讲,对学生来说,哪怕只是在课堂上倾听别人的发言,都有促进思考的作用。”

程雪峰还现身说法,回忆起自己当班主任时的经历。“那时,我发现,不管我说什么话,学生都已经听不进去了。于是,我请学生来讲,情况就有了变化。哪怕学生只讲了一分钟,在这一分钟时间里,其他学生都听得聚精会神。”

“因此,我们要把课堂上更多的时间留给学生,让他们自由地去讨论、去交流、去抒发情感、去表达思想。我甚至觉得这节课教师讲的部分可以再压缩一些,让更多的学生来讲,在课堂上碰撞出更多的火花。”

在随后进行的圆桌论坛环节,程雪峰作为论坛嘉宾第一个发言。“生命教育是当下我们谈论最多的一个热点。从我身边的情况来看,谈论生命教育时,大家最为关注的是如何应对突发事件和学生心理问题。”

“但生命教育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它包括认识生命、珍惜生命、尊重生命和发展生命,解决学生成长中的困惑,

帮助他们成为更好的人。”

一个小故事,揭示教育的底层法则

在谈到家校社协同助力生命教育时,程雪峰说:“大家都知道生命教育中最重要的是心理健康教育,而学生最重要的心理健康保障是家庭教育。按照这一逻辑,我们能举出很多例子。但在这里,我要举一个‘反例’。”

程雪峰娓娓道来,讲起了他身边的一个小故事。

“2003年,我任教的高一班级中有一个女生。我在与她的聊天中了解到,她8岁时,母亲因车祸去世。不久,父亲因罪入狱,从此再也没有相见。她一直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而爷爷常年卧病在床。”

程雪峰给观众提供了一个悲伤、痛苦、无助、沉沦的成长环境设定,绝大多数的孩子似乎注定无法从这样的原生家庭走出来。

随着讲述的继续,剧情反转。“然而,这个女生特别阳光,我完全看不出她的心理有任何异常。后来,这个女生高中毕业,考上了师范,师范毕业后,成了我学校的同事。”

家庭和个人状态的强烈反差一度让程雪峰非常诧异和惊奇,后来他发现,答案就藏在女生唯一的监护人——奶奶的身上。

“这个女生上大学那段时间,她的奶奶到学校做保洁工。”当与老人熟悉之后,程雪峰恍然大悟,“她是一个质朴、开朗、勤快、周到、亲切、高情商的老人,和所有的人关系都很好。有这样的老人陪伴,孙女怎么可能心理问题?”

因此,程雪峰举的“反例”并没有否定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而是揭示了教育的底层法则。一个未成年人能否在巨大的困难和挫折面前挺过去,取决于他的身边有没有一个拥有强大心理调节力量的成年人。这就是教育的言传身教、不言之教。



跟着长辈备年货

日前,义乌市国贸幼儿园开展了主题为“跟着长辈备年货”活动。幼儿们在长辈的指导下搭灶台、劈柴火,干劲十足,沉浸式体验新年民俗文化。油皮纸裹住焦香四溢的瓜子、花生,麻绳一系,福字一贴,年味便藏进纸包的褶皱里。图为瓜子炒好后,幼儿在长辈的帮助下筛去盐粒。

(本报通讯员 方笑娟 摄)



有必要和学生讲得那么深吗

□杭州市萧山区教育局教研室 朱华贤

课堂上学习语文三年级上册《大自然的声音》,一个学生站起来问:“老师,人的歌声是不是大自然的声音?”

教师稍稍愣了一下,随后巧妙地把“球”踢给全班:“同学们,你们觉得人的歌声是不是大自然的声音?”

学生们讨论得非常热烈,但莫衷一是,教师指名让一个说“是”的学生说说。

他回答:“因为人也是大自然中的一员呀。”

教师转而问大家:“人是不是大自然中的一员?”

学生们争论得更激烈了。

“不是。”一个男生非常肯定地作了判断,“我经常听到有人说‘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如果人就是自然中的一员,那还需要相处吗?”

这个说法似乎很有道理,另一个学生突然想起:“我爷爷家里订着一本杂志,叫《人与自然》。如果人属于自然,那这本杂志的名称只要写‘自然’就可以了。”

这时,又有个学生补充了想法:“课文里没有把人的歌声写进去,就说明这

不是大自然的声音。”

教师微微一笑,问道:“那我换一个问题:100万年前,或者更早时候的人,是不是大自然中的一员?比如刚刚开始直立行走的人,比如没有衣服、吃生冷食物的人。”

“好难。”教室里又发出嗡嗡的议论声,有的学生眼睛盯着天花板,更多的学生皱着眉头,可以看出,每个人的脑子都在快速运转。

那个爷爷家里订《人与自然》杂志的学生说:“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人应该是大自然中的一员。因为他们直接在大自然中生活,吃住都在山洞里、溪流旁……和其他动物差不多。”

坐在最后排一个戴眼镜的男生说:“老师,早期的人类应该是大自然中的一员,今天的人已经从大自然中分离出来了。”

教师发现“敌情”:“那怎样才算分离出来了?”

“我说不清。”那个男生无奈地摇摇头。

教师表扬他很会动脑筋,然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人到底是不是大自然中的一员,要看从什么角度去认识。从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学的角度看,人当然是大自然中的一员。人是哺乳动物

中的一种,人的许多基本特征,其他动物也有。但如果从人文科学特别是哲学的角度看,人不属于大自然。为什么呢?因为人有其他动物所没有的东西,是什么?你们想一想……”

“有头脑。”

“马和牛、鸡和鸭不也有头脑吗?”

“我知道了,有思想,会动脑筋。”

“对。人与自然界中其他动物最大、最重要、最关键的区别,就是人会——”教师转身在黑板上写出4个大字,“独立思考。”

“就是凭着这一点,哲学家才把人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可以这样说,越肯动脑筋的人越聪明,越聪明就越会发现和创造,就越有可能成为优秀的人。”

忽然,前面一个小小个子的学生问:“老师,在医院里躺了好多年的植物人,算不算人?”

砰的一声,像一块石子扔进了池塘,学生们的眼光嗖地一下都射向教师。

教师愣了几秒,说:“你们都有头脑,去独立思考吧。”

这真是一个跌宕起伏、峰回路转、惊心动魄的教学片段。

从“人的歌声是不是大自然的声音”,讨论到“人是不是大自然中的一

员”;再从早期的人到现代的人,从人的生活方式到人的思想,从生物学到哲学,最后又到植物人……就像从平地到浅滩,从浅滩到深潭,看上去弯弯曲绕,实际上流畅自然,由浅入深。

也许有人会质疑:对三年级的学生有必要讲这些吗?有必要讲得那么深吗?

笔者以为,该不该讲、讲得多深,关键看学生感不感兴趣,能不能促进思考、启发智慧,还要看时机合不合适。

记得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中写到这样一个事例:有一次,数学教师在课堂上讲到著名的世界数学难题“1+1”。有些学生很感兴趣,下课后开始钻研起来。几天之后,学生们把结果拿给教师看,说自己“算”(算出来)了。

教师一听,说:“你们‘算’(作罢)了。”瘦弱多病的陈景润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把这道难题记在心里,并以攻破它为自己的人生目标,终于成为一名大数学家。

因此,教师讲些学生可能暂时一知半解甚至无法企及的东西,也未尝不可。让知识的种子在学生心里扎下根,这就是好的教育。但有一个前提:为了顺利引导学生,教师必须走在学生前面稍远一点的地方。

徐如松(楼主)

不少学校在校园内设置了孔子、陶行知等先贤塑像。每到期末考试,有些学生会在塑像前叩拜,祈求考出好成绩,甚至我还看到过塑像前供奉着水果的场景。对此,您怎么看?

龙泉许东宝

对先贤心怀仰慕与敬重之心,这是非常可贵的。然而,倘若真靠拜一拜、供一供就能换取好成绩,大家何必认真上课、刻苦练习?因此,必须让学生清楚区分敬仰与迷信。

以先贤为榜样,脚踏实地地学习,不断提升自我,这无可非议,但不能寄托在搞“迷信突击”上。

赵占云

学生向先贤塑像叩拜祈福的现象看似轻松幽默,实则折射出当代学生在学业重压下的复杂心理。与其将其简单归为迷信,不如理解为一种对压力的自我疏解与心理慰藉。

孔子主张“学而不思则罔”,陶行知力行“教学做合一”。他们留给后世真正的财富,并非神灵般的护佑,而是对知识本身的敬畏、对独立思考的坚持,以及对实践精神的崇尚。

与其将希望寄托于塑像前片刻的虔诚,不如在日常学习中切实践行先贤的教诲,把压力转化为探索与成长的动力。

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能够直面挑战、内心丰盛的人,而不是制造一批祈求神灵庇佑的香客。

浩 军

校园内的先贤塑像通常体现着学校所倡导的价值观。学校应善用这些塑像,引导学生了解先贤的生平事迹,并开展相关的主题实践教育活动。这有助于学生在成长的关键阶段建立对卓越人格的认知,激发其见贤思齐的内生动力,尤其在信念迷茫时提供精神参照。

如果校内学生因缓解内心压力、期盼取得优异成绩而向先贤塑像叩拜,学校领导和教师应及时加以引导和教育。

对先贤的尊重与崇敬,应重在理解其精神内涵,唤醒学生与先贤展开平等的精神对话,并将先贤的精神转化为具体的行为准则,如更加勤学奋进、认真完成作业、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而非停留于形式化的叩拜。

树人中学张祖平

其实,学生最该敬重的,恰恰是朝夕相处的任课教师,尤其是班主任。然而现实中,不少学生对身边的教师感情淡淡,反而对校园里的先贤塑像表达敬意。这一现象固然有跟风、模仿或追求潮流的因素,但也可能源于部分教师管理过于严厉,或事无巨细、反复叮嘱,让学生感到厌烦或抵触。

进入AI时代,教师已不再是知识的唯一权威,学生对教师的敬畏感因此大幅减弱。此外,考试命题有时过于追求“新颖”“独特”,题目偏玄、偏难,导致学生即便付出巨大努力,也难以获得相应回报。这种努力与结果的失衡,容易催生一种寻求运气或玄学补偿的心理。于是,校园里那些沉默的塑像便成了寄托希望的对象。毕竟,塑像不会说话,距离反而产生了“美”。

如果学生只是行叩拜之礼,学校可不必过度干预;但若他们将水果、零食等物品供奉在塑像前,就可能引发卫生和安全隐患:既会招来猫鼠,破坏校园环境,又可能被清洁工人误食,导致健康问题,进而给学校带来不必要的纠纷与麻烦。对此,学校应予以适度引导和规范。

yhglI

这是一个求新求变的时代,校园中先贤塑像的“待遇”也在悄然改变。不知是否受到线上“赛博祭拜”风气的影响,过去的学生路过塑像往往视若无睹,如今塑像前却门庭若市。

乍看之下,这种现象似乎很有趣,甚至隐约带有为期末减压的心理慰藉作用;但一旦跟风者众,原本的意味便变了质。

即便从象征意义上讲,孔子等先贤塑像最多只与语文学科有所关联。孔子不懂英语,也不懂物理化学,叩拜的意义究竟何在?

正如俗语所言:“求人不如求己。”如果通过叩拜心安理得地躺平,将学业成功寄托于虚无缥缈的庇佑,这难道不是一种自欺欺人吗?

